在刚刚燃烧的森林里，走一步便会升起一片死亡的云

《麦克白脱》

采访、撰文：姚佳南　翻译：于洋卉、张楠

回想起"祖父家的夏天"，导演亚历桑德拉·塞拉说，"我的祖父打扮成一个巴尔巴贾贵族的样子，他身上散发着山羊的味道，说着一种神秘而可怕的语言。"处在消亡边缘的撒丁岛语，刺耳、沙哑而尖锐，就像"遥远的回声弥漫在我心头"。在他看来，撒丁岛语是由身体发出的，它有生命力，有一种"土地的力量"。

《麦克白脱》的全男班演出形式，既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传统，也是对仪式的回归。塞拉说，"戏剧与仪式就是同一种东西"。在狂欢节里，男人们带着面具跳舞、吟唱，"体现了一种狄俄尼索斯的特权关系的存在"。塞拉重写了剧本，将所有女性角色归为唯一的"麦克白夫人"，她是"掌管死亡的女神"，是"生殖力和女性力量的象征"。

专访《麦克白脱》
导演亚历桑德罗·塞拉

这出仪式在空旷的舞台上发生，演员的身体和道具构成了演出的空间，这种对装饰的牺牲，"是为了产生神圣"。在这个空间里，"只有和声"，每一处声响都召唤着自然、原始的图像。舞台上覆盖着一层灰尘，演员的步伐会将它们扬起。所谓"尘归尘，土归土"，当一切都被摧毁时，灰烬就是火的残余物，"就像你走在刚刚燃烧的森林里，每走一步都会升起一小片死亡的云"，桌子倒塌后升起、留在空中的灰烬，是"覆盖一切的死亡光环"。

戏剧与仪式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桑德罗·塞拉：它们没有关系，因为它们就是同一种东西。原罪显然是埃斯库罗斯犯下的，他是一位出生在神秘之城埃鲁斯的伟大剧作家，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戏剧泄露和揭示秘密的人。对于这不可饶恕的罪行，一位神谕者预言，由于他用戏剧的伪善来庸俗化这一神秘事物，他将被一支天堂的飞镖击中而死。所以事实是：埃斯库罗斯死于西西里的格拉，被一只从天上掉下来的乌龟壳击中。显然是一只老鹰（木星的象征）为了打破壳，把乌龟掉在了伟大的埃斯库罗斯的秃头上。一个难以置信的戏剧场景：神话、悲剧和不可抑制的喜剧因子。莎士比亚比任何人都深知这一教训。这位天才只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剧院——它们建造于异教寺庙中，四周全是妓院。这两项商业活动在历史上经常互换位置。在戏剧艺术中，妓院与神圣的空间不谋而合。它实际上是一个舞台：它是一个神秘事物，所以必须维持一个秘密的礼仪系统，但同时，它也具有深刻的人性和脆弱性，因此是悲剧性的，但也具有喜剧性，因为喜剧常常将我们从思想的负担中解放出来，并使我们更开放、更愿意接受未知，或只是简单地看向人类灵魂的深处。

中国传统戏曲的调子接近撒丁语这样的语言，演员演出的时候也是以吟唱的方式，你们对中国戏曲有什么了解？

桑德罗·塞拉：我对京剧的浓厚兴趣由来已久。许多年前我在罗马歌剧院看了一场演出后，我很想了解这门非同寻常的艺术，而且在此之前我学了很多年少林功夫。作为一名西方游客，我练习过，而且训练很努力，可是表现相当差，但作为一名导演，我学到了很多。《麦克白脱》演员的训练中一大部分都是我从功夫中学习的走路技巧，另一小部分是我了解到的京剧演员的训练。这种训练和功夫、京剧不一样，对演员来说是残酷的，在艺术上是无用的，但训练的法则、辐射中心、能量、控制和激活的外围部分全靠从丹田辐射的气。

我将演员的身体动作编成一个我称之为"套路"的系列动作，这并不是编舞。一切都来自演员，我通过即兴表演引导他们，提炼出我认为最珍贵的"套路"，因此我创作了一个系列动作，要求演员们每天晚上用自己的"气"来焕发活力。